# 二零二四年三月號



精神健康專題 政政重組專題 段吳事件 民女規劃事件

# 編者的話

慶幸再一次和大家見面，但先在此表示歉意，原本打算一月出版的刊物被我們耽誤到二月尾才完成（及送印），所以當你們讀到這段文字的時候，應該已經是三月了。

報社近況方面，資源問題仍然棘手。對報社來說，學生會重建後註冊~~（錢錢和 Soc 房歸位）~~是最理想的狀況。然而不少書院學生會最近面對獨立註冊的壓力，中大學生會的重建亦遙遙無期，在學生自治被打壓和缺乏資源的情況下，這狀態的報社能維持多久？雖說我們仍有出版計劃，但不能擔保順利出版，這本會不會是學生報最後一本出版的實體刊物仍是未知之數，但作為僅存的中央三莊之一，還是會繼續義無反顧地書寫下去。

至於本期的常刊，除了編輯們一直想做的精神健康專題外，亦因 2023 的中大發生了不少大事，所以收納了政政、數政和全研合併的專題、吳樹培被解僱和段崇智辭職事件、E 計劃和大學廣場重新規劃，幫助讀者了解校園內發生的各種事件。

出版後，各位編輯會嘗試搞搞活動，包括今期常刊的跟進活動，讓大家分享讀完後的感想（或你想分享的任何東西）；亦有一個暫名「愛回家」的活動（事緣某編輯覺得一齊睇片有屋企的感覺），內容大概是一班人睇鏗鏘集或經緯線（或其他），並就議題討論。目的除了想交換大家的想法，引起同學對議題的關注外，亦希望以此為起點，重燃中大的議政氣氛。

最後，雖然遲了半個月左右，但還是在此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 目錄

# 精神健康專題

## 前言

「2023 年 8 月至 10 月，香港共錄得新聞報導 22 宗涉及未成年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比去年同期的 11 宗增加一倍」[1]。數據顯示香港學童自殺率趨升，個案無可奈何累計成數據，我們深知這是現實，卻又只能別過頭如常前進。但請注視下去，這〈精神健康專題〉是我們嘗試為這個「病」給出的一個「診斷」和「藥方」。

精神病、心理壓力也好，都不像內外科的病那樣會有明確的診斷；自殺死者都未必被診斷為情緒病、精神病患，而且你我都知道沒有自殺或者沒有被診斷成病，也不意味着一個人沒有因精神壓力而受苦，一個人能夠從事生產和如常生活也不代表是「無事」。

一個人為甚麼會「病」，「學童」會因何而病和自殺？「學業壓力」、「家庭關係」、「社會氣氛」，這些都是籠統抽象卻又順理成章地存在的標籤，數據很自然化約了「人的生活艱難和傷害史」[2]。而數據與標籤會埋沒了些什麼，是在對話和聆聽之後才會知道的；我們與幾位受訪者談話並寫下三篇訪問——〈我有病，但我唔敢睇病。〉、〈由『自由鬥士』到『自由騎士』：社運與疫情〉和〈研究研究生：孤獨又忙碌〉，而在其中兩篇文章的觀看順序和排版安排上，我們以「病歷表」為先，受訪者經歷為後的呈現形式，為的是表現醫療論述主導下的表面理解之後，再重現一個具厚重感的生命，也希望讀者可從閱讀幾位受訪者的經歷中得到訊息。

「精神分裂症」「抑鬱症」「燥鬱症」「創傷後壓力症侯群」……這些病名或許你我都從新聞乃至身邊的人聽過，我們卻很可能不理解這些不尋常的主觀體驗，為了更能想像身同感受的經驗，我們記下這些身體的感受。

〈中大的天台，保健處的隊伍〉結合學生代表的意見和制度內的精神健康支援資訊，指出中大的精神健康支援制度的局限和資源不足。毋庸置疑，中大甚至社會的醫療保障制度都存在資源問題，連配藥選擇都很有限。那麼病人進入了醫療體制，就會被醫好了嗎？

生物取向的醫療論述似乎主導著社會理解精神病及患者的方法，以至我們好像以為一個人到了醫院，一直保持覆診服藥，就會輕易「痊癒了」或「總會痊癒的」；接受治療的經歷是更具體而必定是體察的，抽血、禁錮、服藥、神志迷糊、覆診、體重大增……〈醫病？越醫越病！〉從一位有接受精神科醫療同學的經歷去批判醫療程序中的對病人的控制與管理，亦沒有時間資源去讓醫生與病人建立深遠的關係。但不要忘掉即使離開了醫院，社會還是我們的病房。

我們的心靈精神都已滿目瘡痍，只差肉身還未頭破血流。現代人的處理方法向來都是貼上膠布，繼續前行。在這冷冰冰的社會沒有人關心和扶持才是常態，誰都很可能得不到關心，畢竟麻木做人、互相保持距離可能才是現代社會最方便和明哲保身的活法；所以我們最好可以相信自己的關心，可以為人雪中送炭。關於關心，請看報社編輯同學之間的一次對談〈我沒事，不需要幫忙。〉，我們用了這次對談，去表達對於朋友生活狀況的憂心，以及記下這次對談的意義反思。

正視自己或是身邊的朋友的心靈也早已千瘡百孔，承認我們可能始終無法完全理解、還有「愛莫能助」的感覺，疾病和各種處境交纏的複雜性。

唯有這樣我們才可以開始互相扶持，讓本來就搖搖欲墜的個體不用再陷進孤立無援的困境、讓一個人無論是否如常地站立都可以有人依靠。

註：

[1]：香港數據顯示學生自殺率趨升，陸台兩地亦錄得類似危機，端傳媒，2023 年 11 月 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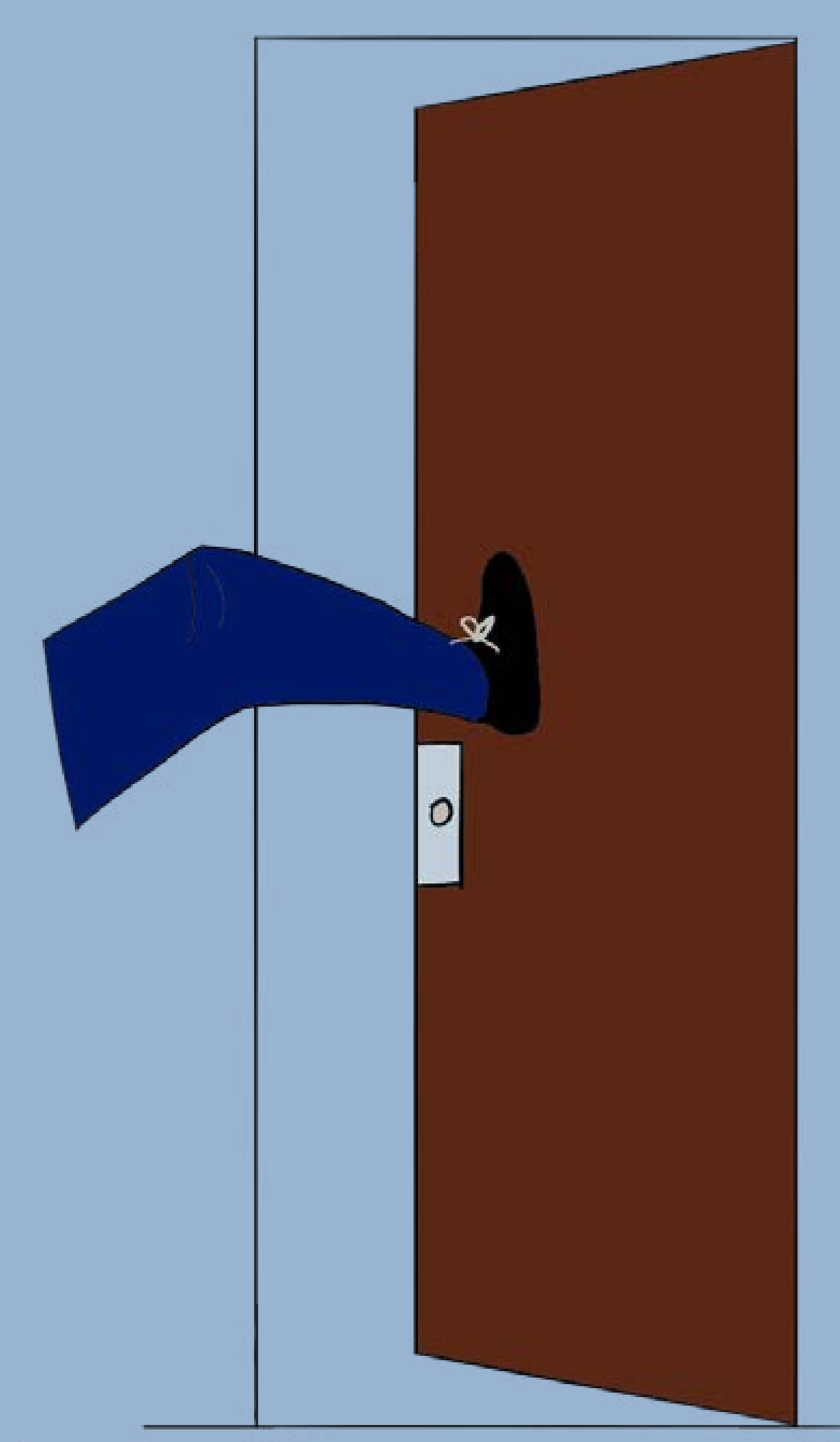
[2]：編按：用字「人的生活艱難和傷害史」直接引用自李智良著作《房間》的序。《房間》再版序：有人每天依時服藥，房間，李智良，2016 年 12 月 13 日。

# 我有病，但我唔敢睇病。

文／孤獨寫文
訪／孤獨寫文、橘貓

Medical Record Summ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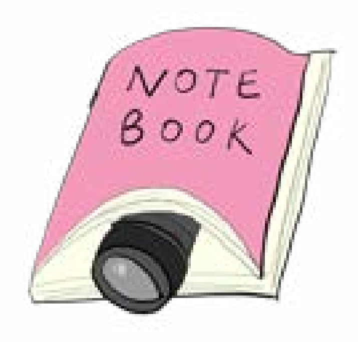
| Personal Information | | |
| --- | --- | --- |
| Name: 阿樂 | | |
| Age: [redacted] | DOB: [redacted] | Sex: M/F |
| Address: [redacted] | | |
| Symptom: | | |
| Medication: [redacted] | | |
| Date: [redacted] | Medical Condition: [redacted] | |



阿樂的家庭情況並不融洽。從小學起，父母已未能好好處理負面情緒，每逢吵架時，他們便會隨手拿起東西亂丟，或者踢門。「我將呢個點樣處理負面情緒嘅方法記咗入腦，令我都會有呢種習慣」。見慣了這樣處理情緒的阿樂，也將這種習慣帶到學校之中，以丟東西、踢或打門宣泄情緒。

中一時因為沒有上學的緣故，被父親收走 iPad 後產生爭執並且發脾氣、丟東西，被父母報警送院，結果在醫院躺了一個禮拜。從此阿樂便和同學的關係疏遠。阿樂憶述曾經被同學偷拍，並把照片放上 Facebook，在心裏留下陰影。不時會有幻覺，覺得有人偷偷監視自己，或者在筆記本裏面偷藏鏡頭。「我收埋筆記或者閂窗簾嘅時候，我身體會好緊張，心跳好快。我上網 Search 先發現可能有思覺失調或者係妄想嘅情況。」

中三輟學一年後，初時阿樂仍會在腦中聽到同學的聲音在嘲笑他，但很快幻聽幻覺已經減少。但自從中五轉跟母親一起住後，各種壓力又再次纏身。「你讀屎片」、「你讀野雞中學」、「我唔想養你」、「你係一個好大嘅經濟負擔」——面對母親各種對自己的埋怨，阿樂亦開始自我懷疑。




其實阿樂中學時也有見過社工，惟當時是源於父母鬧離婚，談話內容亦主要圍繞家庭話題，沒有怎樣提到個人情況。「好似好有幫助，我完全 Open up 唔到……個社工成日同我講屋企嘅事，但我都無咩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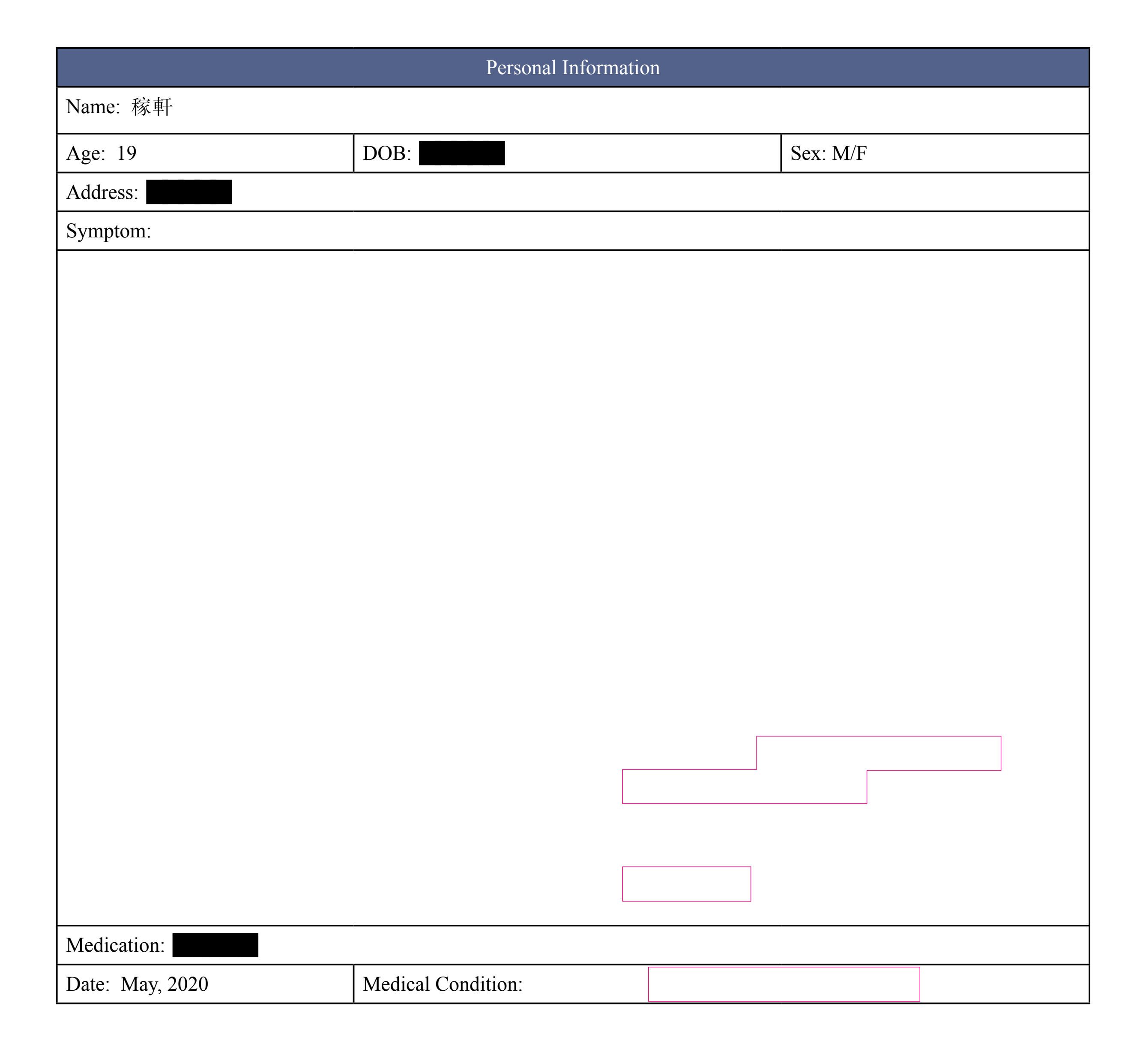
雖然早早便知道自己有心理健康出現問題，不過阿樂仍是入了中大才求助。家人一直覺得向醫生、社工表達自己有幻覺、幻聽的症狀，會招致被人送院的後果。父親更認為醫院只是聲稱會保密個人資訊，醫院最終還是會轉交病歷記錄給僱主。「最後可能你返工嘅時候都會話俾人知」。阿樂又提到他母親的經歷，曾經遇過精神病患者情緒不穩的事，於是便打電話送院處理。出於對被送入院的恐懼，阿樂仍是打消了求助的念頭。

阿樂的父親亦有接觸過精神病人的經驗，對精神病比較敏感。外出時當看見行跡怪異，或者喃喃自語的人時，便指住對方：「呢個人有病，唔好學佢」，回到家中亦又說：「你唔好好似佢咁發癲、有問題。」在家人耳濡目染下，阿樂亦心生對精神病的抗拒。「我唔可以有精神病」、「有精神病係好差，有精神病就會喺社會好不受尊重，啲人會歧視你」等想法，一直縈繞在他的腦海中。「所以我都唔同社工講『自己嘅秘密』，但係如果我有嘗試一早處理呢啲問題，就唔使拖到咁耐，唔使多咗咁多無謂嘅痛苦。」阿樂如此回想當時。

# 由「自由鬥士」到「自由騎士」：社運與疫情

文／符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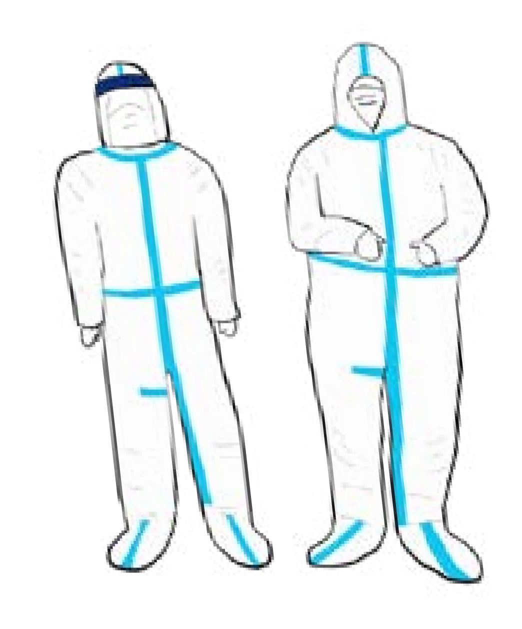
訪／孤獨寫文、橘貓



Medical Record Summary

| Personal Information | | |
|---|---|---|
| Name: 稼軒 | | |
| Age: 19 | DOB: [redacted] | Sex: M/F |
| Address: [redacted] | | |
| Symptom: | | |
| Medication: [redacted] | | |
| Date: May, 2020 | Medical Condition: | |





從 2019 年 6 月，稼軒受老師委托整理一些關於當時社運的研究資料，因此經常要面對種種警察暴力和制度暴力的新聞。10 月 1 日，警方發射了反送中運動的第一顆實彈。單是警方開槍已令他心情沉重，身邊的人支持警方開槍的言論進一步打擊他的情緒。面對一句句「暴徒」、「港獨」，稼軒當然有嘗試説服對方，但失敗是可想而知。他身為內地人，面對政治風險時的壓力不比起本地人少。11 月中，中大衝突爆發。內地生被逼撤離中大，中大宣佈停課。他陷入迷惘，不知自己應該做什麼。

2019 年區選的勝利令稼軒以為「山河一片好」。他當時相信政府會因為巨大的民意而回應示威者的訴求，因而一心希望 2020 年會是一個新開始。然而[redacted]即將通過的消息對他可謂當頭棒喝，令他萬念俱灰。他在訪問中苦笑道：「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既可以關心中國社會，又有一點空間的地方。怎麼才來兩年它就變成這個鬼樣子？」以往香港這特點正是他當初來香港讀大學的原因。

除了政治環境的改變，突如其來的疫情也令稼軒感到焦慮和絕望。他以往的社交生活和政治生活戛然而止。由於疫情，他只能單獨住在中大的宿舍，很多活動都無法進行。當時除了沒有實體課外，學校設施基本上都不開放，進出宿舍的洗手間和廚房亦有嚴格管制。加上他當時的理論課很多，令他的精神壓力很大。他選擇了逃避，他整個學期基本上都沒有上課，也很少做功課，自然也沒有參與 Group project。

自疫情爆發後，稼軒的精神健康問題已嚴重到令他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4 月底時，他因為一直不參與 Group project 而被投訴。為了得到醫生證明向教授解釋自己狀況，他決定到保健處求診，並確診 Recurrent depressive disorder。







# 研究研究生：孤獨又忙碌

文／符術
訪／符術、橘貓

身為本科生的大家對於本科生的學業壓力自然有切身體會。在同一所大學之中，其實有着為數不少的研究生。同學或許與身為助教時的他們有過幾面之緣，但對於他們的學業壓力又有幾分認識呢？

大文是社會學系的博士生。完成本科的他懷着對做學術的浪漫想像，闖開了研究生的大門。但迎面而來的是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他理想中的學者要有社會關懷，但如今的體制對此卻不鼓勵。學者的好壞取決於其發表量之高低，與其研究和思想對世界的影響無關。學者的學術能力很被看重，但他們是否有社會參與卻無人理會。學者成為了只是以專業技能完成工作的職業。

可能因為這樣的學術體制，才會有大文認為是急功近利的課程設計。他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學家不應只熟悉理論和寫論文，還應具備社會關懷、獨立觀察、研究和批判社會的能力。但要培養出這樣的學者，他質疑道：「四年真的遠遠不夠吧，說六年我覺得都不夠。」大文覺得自己像是生產線上的產品，經過四年訓練後變成符合市場需要的模樣，便會被推出到工作市場，整個過程都很講求效率。

「在香港讀研究型的學位，一個人要有很多的角色或者身份。」除了自己的研究外，研究生還要擔任助教和研究助理，以及負責系內的行政工作。教學是必須完成的，故他們要將自己的研究押後。若果教學內容不幸地和自己的研究題目無關，他們更要花費額外時間備課。他聽過其他研究生覺得教學浪費時間。大文為他們辯解，認為但凡他們時間充裕一點，都不會如此討厭教學。至於行政工作，他坦言：「沒有人會喜歡的。」修業期短但身兼多職令研究生們都十分忙碌。

論文題目遲遲未定使大文大感焦慮。研究生被要求發掘出人類所未知的知識，此並非易事。如今的課程還為研究生設定好各個階段的預期研究進度，譬如每個學期的考核和論文課。其原意固然是幫助研究生推進研究，但對大文卻十分不友善，令他有種被制度推着向前走的感覺。他是個要思考一大輪才會行動的人，在緊絀的時間內，他認為自己難以找到自認為值得研究的題目。雖然成績對於研究生不太重要，但考核仍然令他倍感壓力。每當期限將至而他又未做出成果時，他只能隨便寫些字蒙混過關。若果他的研究一直沒有進展，他便不得不延遲畢業。隨之而來的是額外的經濟壓力——香港的研究生在修業限期內會獲發每月一萬八千元左右的「助學金」，但他們在這限期後就會失去這筆穩定收入。

眼看同學不分晝夜地做研究，大文難以承受這樣的身心負擔，但他還因不如同學勤奮而自愧不如。即使他已盡力將研究和生活切割清楚，但他沒有一刻能完全放下研究，一直都在緊張的狀態中生活。他十分羨慕在非學術界工作的同學，儘管他們平日工作十分忙碌，不過到了周末，他們就可以完全放下工作。

大文原先期望同學間會有大量的學術交流。但事實上這只會出現在研討會中，他們私下連交流也不多，大家都活在各自的孤島上。在精細的學術分工下，研究生之間的學術交流未必會為各自的研究帶來啟發或進展。再加上繁忙的工作，他們根本沒有任何誘因私下交流學問。

同學間的競爭是大文的另一壓力來源，諸如出版數量之類的量化指標使得同儕間的差距變得清晰。加上，大學教席競爭激烈是全球現象。即使打拼了幾年，研究生畢業後仍要面對在學術界中失業，以至被迫離開學術界的壓力。

在訪問完結時，大文笑着說：「我很久沒有和人聊這麼久了。」接着便轉身離開，回到他的孤島上，繼續埋首於他的研究中。



// 自從我知道有同學喺中大自殺之後，
我意識到原來中大嘅橋夠高跳落去，
就開始留意高處。//

// 我覺得自己係 The Truman Show 裏面嘅 Truman。
嗰陣時我覺得成個社會係假嘅，得我一個係真，其他人都係演員 。//

// 我上咗了一架陌生人嘅車，覺得佢會將自己載到一個目的地。
佢在彷徨下唯有報警求助，警察先至送咗我翻屋企 //

// 我每日都留喺屋企唔出門，淨係瞓覺。
有時睇完醫生返嚟，食完藥覺得眼瞓，於是繼續瞓，瞓好耐都唔醒。//

// 呢個係邊個？點解我喺到做愛 ？
你知道佢係邊個，你知道佢叫咩名，
你知道自己進行緊一個叫 sexual intercourse 的活動，
但你都係會疑惑自己喺到做咩。//

// 我覺得電視機裏面嘅演員同我講嘢，叫我可以發癲 //

// 我覺得去吃飯或者是收拾房間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最誇張的時候，我沒有洗桌子上的電飯煲，但我把它蓋上，
在上面堆了一層書，然後堆一個吹風機。我沒有辦法去收拾房間。//

// 喺沙田站準備搭車返學校，見到架車過嚟忽然好想喊，但未必真係發生咩事令你想喊。//

// 啱啱開始食藥太唔習慣了，咩都做唔到，可能十幾日先沖一次涼。
除咗去廁所之外，基本上都唔會落床。//

# 中大的天台，保健處的隊伍

文 / emo 作為時代的精神



在今年的畢業禮，有同學躺平控訴大學精神健康支援不足。中大也不是首次有同學關注校園精神健康支援，校內近年越來越多校方主導的 Sem 尾打氣攤位，甚至 Sem 2 考試前的閱讀週，也是回應著同學精神壓力大這個熾熱的議題。到底校方對精神健康持什麼態度？為什麼校園處處有關心同學的海報，卻又在同學間怨聲四起？

2015 至 2016 年，院校同樣出現自殺潮，當中有五名中大生輕生，中大因而成立專責小組調查情況，發佈「Summary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Student Mental Wellness and Support Services」報告 [1]，建議增加輔導服務的資源，亦強調各部門的協調分工，包括保健處、OSA 的輔導服務、書院和學院等，務求學生能取得不同層面的協助，最後以加強健康教育的意識作結。

雖然報告對同學的壓力來源避重就輕，只著重補救措施。但相比之下，在 2023 年的悲劇面前，校方僅僅發聲明哀悼和呼籲社會關注精神健康 [2]，實是顯得倒退。而報告發佈至今已經過去七年，我們難以全面評定校方的制度，但嘗試透過收集服務使用者的意見，整理當中的問題。

我們曾邀請保健處處長陸偉昌醫生，及學生事務處的心理健康及輔導中心進行訪問，但遭到拒絕。在只能接觸到服務使用者和學生代表的情況下，這篇文章主要是由學生視角描述資源不足或服務參差的情況，而未能記錄官方對校園精神健康的理解。




### Level 1：朋輩輔導——課外活動無助精神健康

中大不時有宣傳精神健康的攤位，如狗醫生和樹窿傾訴，但對於有情緒困擾的人而言，摸狗狗雖能帶來短時間的開心，但也只是課外活動，而不是真正有幫助的治療。

### Level 2：情緒支援熱線——傾訴前先核實身份

OSA 設立 24 小時情緒支援熱線，同學可以隨時致電求助。

皮皮已經忘記因什麼事情而情緒崩潰，淩晨大哭致電中大的情緒支援熱線，一輪嘴講完自己的情況，對方的回應卻是「同學你係邊間院校㗎？麻煩提供 SID。」皮皮又邊哭著報上院系級和 SID，然後才能繼續對話。

這個官僚至極的情況，是因為支援熱線由外判機構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營運 [3]，為了確保服務符合「承辦商的服務對象」，才要在急救性質的熱線內核實身份。而在對話超過 15 分鐘後，皮皮就能感受到職員以敷衍語氣重複「好啊」，職員看無法逼使皮皮主動掛線，就直接趕客「仲有好多人等緊，你搵其他人幫手啦。」——彷佛忘記了求助者打電話的原因。

Level 3：OSA 輔導——有效，但輔導員好累

中大提供針對學生的輔導服務，同學可以在網上預約與輔導員見面傾訴。

阿樂初時預約輔導服務，基於自身情況壓抑多年，難以信任輔導員，因此並沒有表達太多真實意見和感受。其後當阿樂更加願意正視自己的精神健康問題時，他開始到精神科求診，也開啓了與輔導員的對話。他描述輔導員會幫助梳理問題，分析困難的成因，如果見同學的狀態無法自行運轉，也會一同編排時間表，鼓勵與朋友見面，他認為輔導經驗頗為正面。只是他也感受到輔導員工作的疲倦，以死魚眼跟他對話。

他又退後一步想，當時他缺乏朋友陪伴，會變得依賴輔導員，甚至會覺得對方很有魅力。但他漸漸明白到輔導員不是朋友角色，大多數時候以專業態度跟他對話，避免作任何建議左右他的選擇，如是否退學或轉科。現在阿樂狀態好轉，會更加依賴社交圈子傾訴，始終輔導的頻率低，不及朋友更加了解他的性格。

Level 4：保健處——資源不足、專業性存疑

在與輔導員交流後，如果輔導員認為同學的情況嚴重，需要藥物協助，便會轉介至保健處的精神科，以輔導和藥物治療的方式雙管齊下。

從身邊朋友和受訪者的經驗，大家皆感受到精神科的資源不足，保健處只有兩名全職醫生，輪候時間長，如非情況嚴峻如透露自殺傾向，得以在一星期內見面，其餘個案普遍需要輪候超過一個月，令同學認為未能及時解決所面對的危機。

而藥物不足亦是明顯問題，存在不同症狀的患者需要透過試藥找到適合自己身體的藥物，而受訪者認為對比私家診所配給的藥，保健處的藥物選擇明顯不足，且副作用大，例如導致肥胖等情況。因此也有不少人表示，如果情況緊急，還是會不惜昂貴診金去私家醫生求助。

受訪者分享了千奇百怪的經驗，都在反映醫生的專業性存疑。同學提到其中一名醫生對求診者抱持著不少價值判斷，會暗示如何才是一個好學生。

有求診者在女僕咖啡廳工作，醫生：「我知你係個好女仔，只係生活所逼你先咁樣」，勸喻她找有私樓的伴侶。

有求診者提到同性伴侶，醫生尷尬躲閃地說：「你同個朋友點樣啊？」

有求診者的家庭財政狀況出現問題，醫生說：「你父母可以到大灣區置業，退休後就能減少經濟憂慮。」

又有不少人表示醫生經常推銷他所寫的書，或是建議同學到他的私人診所求診。種種評論讓同學感到不舒服，醫生未能理解同學的處境，甚至有操守不當的情況，令大家只把保健處當作零成本開藥的地方，而非真正幫助同學走出困境的服務。






同學並非對於保健處情況毫無話語權，現時多了負責監察保健處服務的委員會，每年有書院及 OSA 選拔的學生代表參與。我們訪問到近年其中一位學生代表，他憶述會議中有同學質疑精神科的藥物不足、輪候時間長，但處方整體態度怠慢，認為保健處「不是在開善堂」，加上中大是少數有提供精神科服務的大專院校，可能抱著「有已經好好」的態度。

在成本支出高昂的情況下，處方傾向維持現狀，強調會加強部門合作和分流，即辨認不同症狀程度的同學，讓書院和輔導員承擔更多責任，照顧情緒症狀輕微的同學，把保健處的資源留給「真正有需要的人」。這也暗示著不會增加醫生人手，同學依然要排隊食次藥挨批判。

小結：寫在醫療資源以外

從幾位受訪者看來，相比社會普遍存在對精神病的歧視，中大的環境頗為友善，老師和同學不會覺得「只是你諗太多」。而在行政層面上，基本上同學有醫生證明的話，老師都願意延遲功課限期，或是容許 Late drop。

只是，在拷問校方為何不願增加治療輔導資源的同時，學業壓力大、競爭性的社會環境、原生家庭的創傷等結構問題，就如房間裏的大象甚少被社會提及。制度的改革，是否只要有足夠資源，病人就能不再受苦？

註：

[1]：Summary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Student Mental Wellness and Support Services，學生精神健康及支援專責委員會，2016。

[2]：聯合聲明：呼籲各界關注本港大學生心理健康並建構學生網絡以促進關愛，高永雄教授，2023。

[3]：中大 24 小時情緒支援熱線。

# 醫病？越醫越病

文 / 牙齒 sensei
訪 / 牙齒 sensei



皮皮長期受抑鬱症、雙極性情感疾患（Bipolar disorder），以及邊緣型人格障礙所困。在中學時期，她因學業壓力和師長期望誘發抑鬱症狀，不久後在家人的建議下開始與精神科醫生會面，並服用精神藥物。

然而藥物的副作用卻帶來新的痛苦。

**「好搞笑，有隻藥係用嚟治療抑鬱，但同時係會增加自殺風險。」**

皮皮表示藥物牽涉很多未知因素，自己也掌握不到吃藥會產生甚麼身心變化，例如剛開始服用藥物讓她變得很嗜睡，而且行動力低下，連日常生活都難以維持，她試過十幾天才洗一次澡，在上廁所以外完全不下床。忽然失去自理的能力，讓皮皮變得很依賴身邊人。她會在伴侶上學的時候在對方家中睡覺，等對方回家陪伴自己；當兩人都有課堂要出席，而她不願上學，伴侶就會先到她家，把她捉上巴士送到學校門口，自己才去上課。

好不容易擺脫中學的噩夢升上大學，但疾病的影響沒有因此結束。有一次皮皮在宿舍忽然病發，吞了大量安眠藥，僅存的理智讓她打電話向男友求助。最後男友報警，救護車駛進校園把她送院。皮皮認為中學的創傷經歷已經過去，糾纏不休的病症，是醫療過程所致——「可能我已經喺（食藥）呢個 Cycle 太耐，（副作用）影響到大腦，有時分唔清到底係外在因素，定係自己大腦嘅問題（引致病發）。」就像病症初期，皮皮被診斷出抑鬱症，其後醫生為減輕她的抑鬱，處方了較重份量的抗抑鬱藥，結果觸發了「躁期」，忽然變得亢奮，不能自控。

皮皮亦開始產生解離的感覺。她形容解離的狀態像突然斷線，知道眼前的人是誰，自己身處甚麼地方，但她會不理解自己出現在這個情境的原因，感到很困惑，需要很多時間才能重新掌握現況。有一次她和男友親密，解離感毫無預料之下襲來，「點解我喺到進行親密行為？眼前嗰個係邊個？」雖然認知上理解自己和男友一起，但她的狀態抽離原本的情感，因此感到困惑不解。儘管「斷線」沒有失憶嚴重，但每次病發都要重新掌握當下情況和梳理事件，而且發作的時間和原因都很隨機，令皮皮的生活無法擺脫疾病纏繞。

**除了藥物的影響，皮皮也指出治療程序讓她產生新的創傷。**

皮皮曾經被送入精神病院，裏面的管理十分高壓。除了被隔絕外界聯繫以外，因她有自殺風險，所以不被允許上廁所，被要求在床上用尿兜解決生理需求；她要在護士和醫生面前「表現正常」，因為哭和笑都被視為情緒不穩定，輕則加重藥量，重則使用約束帶，甚至無限延長出院時間。

**「大佬，我入嚟都係因為我唔穩定，覺得糟糕先會喺到，但而家你都唔　我喊，我喊得犀利啲，你又要綁我。」**

明明皮皮是因為情緒不穩定才被送入院，以情緒穩定作為放鬆規管的條件，豈不是倒果為因？「可以唔入就唔好入去，我覺得完全冇治療效果，佢哋只係看管住你唔好死。你以為你一個月後會出嚟，但其實你唔知道幾時先出到去。」

自中學開始進入醫療程序，皮皮已摸出一套和醫生打交道的方式，很多時候覆診也只是為了取藥，

而非接受治療。一是制度限制，精神科醫生與病人諮詢和對話的時間很有限，非緊急覆診最快也要幾個月。二來，皮皮並非大眾期望「積極治療的好病人」。她不會很嚴格自我控制，或過很規律的生活。對她而言，讓自己維持生活，精神沒有崩潰已經耗盡力氣，沒有多餘精力去積極擺脱疾病和斷藥「恢復正常」。她形容治療就像運動，她的目標不是健美身材，所以讓她今日 Leg day 明天 Chest day，過嚴格規律的生活是不可能。

比起擺脱「精神疾病」，皮皮認為接受病人的身分對自己更有幫助，因為要走出這樣的生活太難，反而用病人的身分和其他病人圍爐，或是以戲謔的方式自嘲，也是一種釋放。

皮皮有時也會問，如果當年沒有選擇進入醫療程序，自己的經歷和狀態會否不同。



「唔係要勸退大家食藥，只係進入醫療程序之前要諗清楚，因為一旦開始食藥就返唔到轉頭。」

**後記：**

筆者沒有接受精神科治療的經驗，對精神疾病的認識也不深，因此文章的本意不是分析精神醫療手段的優劣，為讀者判斷應否進入醫療程序舒緩精神困擾。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但透過和皮皮的訪問，我們可以窺見社會對患者理解不足的問題。如皮皮所説，醫生、社會都要求患者讓自己維持穩定的生活——生活穩定，人的身心狀態就會穩定，這好像很合理，但我們會否忽視了，患者的病因就是生活的不穩定事件，再進一步想，生活的不穩定很多時候都是社會問題衍生出來的，例如皮皮中學的壓力，雖然的確是學校的問題，但學校對模範生的想像，催谷學生提高學校排名的行為，不正是源自社會的競爭風氣嗎？

然而社會為精神受困的人提供的解法是，把他們送入精神病院，以高壓監管和藥物防止他們自殺。在他們「恢復正常」踏出精神病院後，生活的問題依然接踵而來。當一個大眾和社會看來「穩定」的正常人也會崩潰的時候，那些經歷過嚴重創傷的人，真的能單憑食藥就解決來自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嗎？

因此，筆者更希望讀者能跳出醫療的框架，把精神健康放置到更切身的處境當中，思考身為患者的親屬或朋友，或者不用到確診的情況，在察覺身邊人出現異樣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關心和照顧他們。






文 / 蕉跡
訪 / 報社朋友

雖然學校支援服務確實存在資源不足的問題，但對一些同學來說，他們不是因為資源不足，而對求助望而卻步；在考慮這些之前，鼓起勇氣向身邊的親友傾訴和尋求協助，可能已是難以踏出的一步。

報社的一位編輯山，在大家眼裡一直是位責任心重、自我要求高的好編輯，但她有時會突然「一睡不醒」，即便在傾莊或甚至打椿的環境，都無法打擾她的熟睡，較了鬧鐘也沒用。直到突然驚醒，她就會立刻緊張地查看時間。如果因為睡過頭而錯過當日行程，山就會感到十分愧疚。編輯 M 憶述她有一次在夜晚三時左右醒來，以為已經是新一天，錯過了上班時間，因而崩潰大哭。

雖然山稍稍自認在處理情緒上有些問題，卻沒有任何求助的想法。然而一睡不醒並非一次半次，她會毫無預警地陷入沉睡，然後毫無預警地爆發情緒，長期似一個不定時炸彈。報社的同學都很擔心她的健康



狀況，也因為共事已久，了解到山的作息不定或由工作壓力和原生家庭問題引起。我們因此特意和她進行了一次訪談，希望以一位當事人的角度出發，了解同學沒有求助意識的原因。

山在 7-11 便利店上夜班，下班前一小時正是最精神疲弱的時分，卻也是阿婆阿伯下樓出沒的時候。山偶爾會有被他們無理謾罵，這時候她看向開箱子用的𠝹刀，有過稍瞬即逝的自我傷害的念頭，想不如乾脆一了百了。但一想到處理起來會很麻煩，她就打消了念頭，「還不如去睡覺」。即便如此，山卻沒想過要看醫生。她認為需要求助的同學都是嚴重到前文幾位受訪者的程度——「真係嚴重到意識到自己需要去求助」，而自己的狀況對比起她們，就像嚴重疾病對比普通感冒一樣，塞兩顆感冒藥，或者用身體天然抵抗力對抗，咬一咬牙，忍過去就算了。



另一方面，山也不認為面見輔導員就能解決根源問題。一次傾訴，輔導員或能安撫到情緒，卻不能長遠給予精神上的支持，更不能阻止便利店客人「regularly 的迷惑行為」。既然這份工作讓她身心俱疲，轉換工作是不是改善情緒的可行建議呢？然而她卻回答，「返夜更凌晨 6 點𠝹箱好過面對父母」。

「不嬲唔想翻（屋企），父母難溝通，但係佢哋唔係家暴，你又係佢哋養，好多嘢冇得你話事。一直搵屋企以外可以瞓嘅地方，但係冇其他出路。」山在訪談裡如此說道。

**編輯 Eve 形容她就像《全職獵人》裡的基路亞，因為與控制欲強的家人關係差勁，因而離家出走。而通宵工作能讓山爭取經濟獨立，也是為了避免回家。一開始是解決問題的動機，後來卻反而讓山負擔了更多情緒壓力。**

目前工作的收入並不足以讓山經濟獨立，仍需依靠父母去應付生活開支。「拎咗錢，自己就有責任應酬同滿足佢哋」，所以即便覺得父母難以相處，她仍需聽從父母的要求，回去那個她不願回去的地方。但即便極不願回家，亦仍未經濟獨立，山也不想向朋友求助。比起有什麼難言之隱，她坦承自己完全沒有傾訴的想法，也認為傾訴對解決問題於事無補。有朋友知道山手頭拮据，曾經主動借錢給她，但她拒絕了，說借錢是走投無路的選擇。她覺得自己只是不願回家，卻不是真的無家可歸，無需要讓別人分擔自己的麻煩。

「唯有做某些事情才能生存下去。」山在訪談時如此說道。父母操控欲大，一回到家，她便意識到自己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她不想面對在家那種緊繃和壓抑的狀態，知道自己遲了回家會受到責備，就用報社事務作為夜不歸家的理由。第一次發現有效，謊言就成為了應對父母過問的唯一長策。相反，如果表現出異常，就會招致「令人不適的追問」。母親並不知道她晚上工作，一次晚上發現她不在家，就不停地打電話和發短信給她，還夾雜一句「我想跳樓」，讓山十分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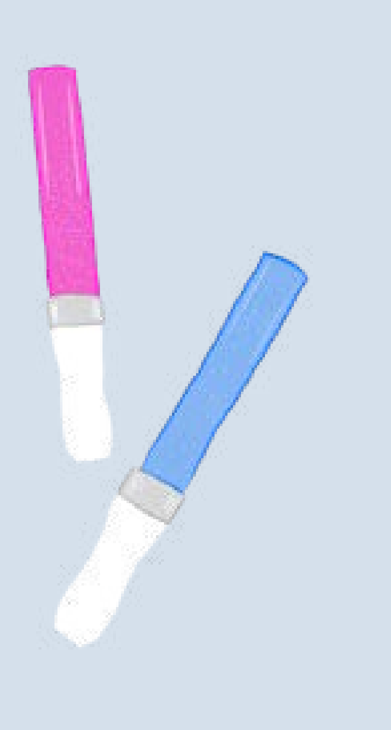

意識到坦誠只換來責備，山很早就學會了壓抑自己的情緒，遇上事情也不需要別人幫忙。她曾經嘗試向父親解釋自己經常不回家的原因，但在他眼中，報社的開會、寫文、傾文都是無謂的，山的唯一責任就只有讀書，要她不要搞這麼多事情；到讀書有壓力了，他又覺得這無非小事，沒有傾訴的必要。

即將畢業，經濟獨立能力成為山越發迫切的問題。然而問到她的財政規劃，她卻含糊其辭，認為自己只要一直工作下去就是了。她曾同時做四份工作，卻沒有計算過加起來的收入。銀行餘額也不去看，只憑感覺預計今個月「洗多咗」還是「洗少咗」。「唔識判斷生活費係幾多先合理。」山一開始解釋，她總覺得把錢花費在吃喝玩樂上都是不必要的，怕「一餐飯洗多啲就會跌落四位數」；然而，在生活開支上事事節省，杯麵薯片又是一餐，她卻會在 live show 和周邊上「大出血」，平均月費 2000 元。

山經常在半夜排版、或者工作壓力大的時候，忍不住「報復性消費」。但發洩過後，又會亡羊補牢般不斷找工作。經濟獨立的目標使山對物質和周圍環境產生不安全感，那種患得患失的恐懼始終徘徊心間。

**做得多卻總是覺得自己還做得不夠多，花得少卻寧可再少花一些；又覺得自己找不到工作，即便現在有，也怕有一天會丟了。**

編輯蛋黃哥形容山「就像有一個目標要追，但不知道要追多遠，唯有一直跑跑跑。」。山對於自己的財政沒有周詳的考慮，於是其他編輯三番四次提出建議，一同幫她計算租屋、飲食等開支，然而山每每逃避。他們感到不解，既然問題的源頭就是錢，而山離家的盼望又如此強烈，為何平時處事如此理智的一個人，偏偏在這個關鍵問題沒辦法理性地思考？



著眼於逃避這個結癥，其實是無視背後一整段不幸的童年所構成的複雜背景。對一個曾經向親人嘗試傾訴，卻換來冷言相向的人來說，求助已經蒙上了一層陰影，使她常常顧念袒露真心不會被接受；要獨立要堅強。潛移默化要獨力吞下所有苦水的想法，滲透了山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她就像一條橡皮筋，行年累月被拉扯，如今已經失去它的彈性。我們是否不該去批判她的態度，而是嘗試去理解她逃避的原因，思索怎麼支持受苦於家庭壓力的人？

旁觀者的我們希望幫助山解決燃眉之急，走出擔心財政崩潰的持續不安。我們只能坦白，作為想要幫助山的朋友，我們仍然沒辦法鬆動她這個持續許久的狀態，也因為不知道該如何幫忙而感到無力。在膠著好幾個小時後，她哭了。山的伴侶文這時侯就抱著安慰她。他在她一直被家庭、工作和報社壓力纏繞的時候，始終陪伴在她身邊。雖然山也不會刻意去向他訴苦，他卻一直是山依賴的人。

不過，這次對談至少是解開心結的再一次嘗試，未嘗不是一個讓慣於逃避面對情緒的山自我表達的難得機會。就肉眼可見的問題「對症下藥」未必就可「藥到病除」，情緒支援一時三刻也不能使心病痊癒，但盡一個朋友的本份，關心身邊朋友的近況，或能嘗試引導他們踏出正視問題的第一步。陪伴沒辦法斬斷一連串因果扣連的枷鎖，但它或許正正就是受情緒困擾的人曾經缺乏的陽光。





# 政政、數政、全研——學系重組專題

## 前言

「香港教育大學的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及社會科學系亦都正式合併為『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

「香港城市大學亦把公共政策學系、亞洲及國際學系合組成『公共及國際事務學系』……」

「嶺南大學宣布，政治學系及轄下學士學位和研究生課程，下學年將更名為『政府與國際事務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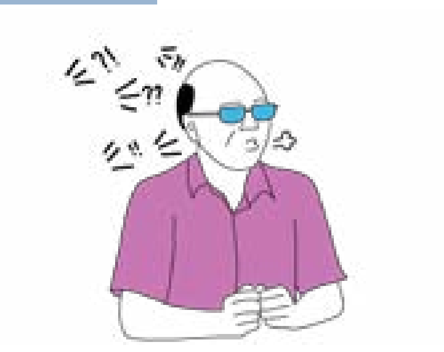
「中大教務會通過政治與行政學系「重組」方案，政政系不再在新架構中出現，該課程將與另外兩個課程置於新學院『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

不同大學的政治系或課程接二連三遭受合併、重組及改名，坊間不少聲音認為中大政政系重組同樣是政治操作，固然這些改變絕非巧合，然而以「政治打壓」作單一理由蓋棺論定亦不準確。

〈政政、數政、全研——學系重組專題〉嘗試展示討論的不同面向。第一篇將會記錄中大社科院跨學科課程檢討小組建議的重組計劃，並整理時間線及架構轉變。第二篇將討論焦點從政政系移到其他兩個同樣需要面臨重組的學系上，各系的同學提出於自己學系中面對的問題，重組又能否處理這些憂慮？第三篇將探討命名的權力運用，為甚麼學院的命名有去政治化的質疑？回到五十多年前政政系創立時，學系命名又有怎樣的爭議與討論？最後一篇嘗試擺脱打壓的角度，從資源運用重新檢視成立新學院的目的，以及未來預想圖像。

學系重組或許在大專院校裡是常見的操作，然而在現時社會政治形勢、三個學系的歷史淵源、大學教育的商品化，所構成是次學系重組的複雜性，也是我們希望能夠紀錄的。

2022 年 5-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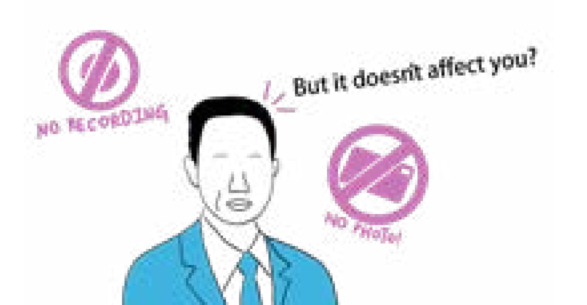
專責小組與系會、教職員接觸，闡述政改、全研、數政的重組草案，並徵詢學院的命名。當時小組聲稱方案仍是諮詢當中，所以未能公佈細節，卻同時向外對傳媒放風。有同學質疑這只是個走流程的假諮詢，並沒有採納持分者的意見。

2022 年 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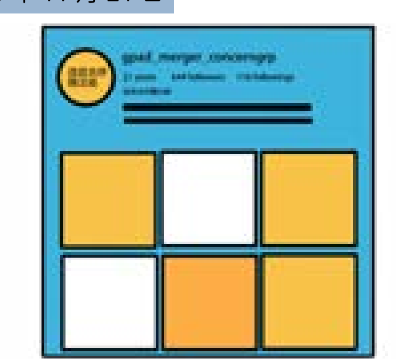
專責小組就重組事宜撰寫《最終報告》，並呈上社會科學院。命名方案為「管治與政策科學學院」或「全球管治與政策科學學院」，但有關報告內容直到 2023 年的公聽會前才進入公眾視野。

2023 年 11 月 2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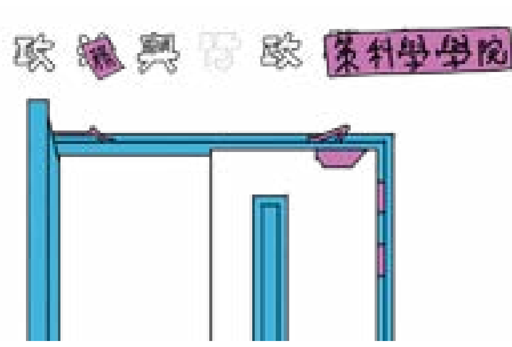

合併方案沉寂一年，期間沒有消息透露。直到 2023 年 8 月，小組和學系學生代表溝通。小組於 11 月 9 日宣佈將召開諮詢會，知會來年正式實施重組計劃。然而諮詢會只讓三系學生參與，場內禁止拍攝和錄音，並有多個職員在場監視，有同學反映有關安排令會眾感到冒犯。

2023 年 11 月 21 日



一些政政系同學於公聽會前組織起來，以政政合併關注組身份開設 IG 專頁，並對外和傳媒接觸，認為專責小組在諮詢會欠交代細節，要求暫緩計劃，並舉行讓學生自由發言的諮詢。

2023 年 12 月 6 日



教務會通過新學院的組成方案及其新命名——「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School of Governance and Policy Science）。

2024 年 2 月 3 日




校董會通過方案後，新學院籌備委員會透過電郵公佈有關文件，當中一半篇幅批評政政合併關注組，並指關注組可能觸犯校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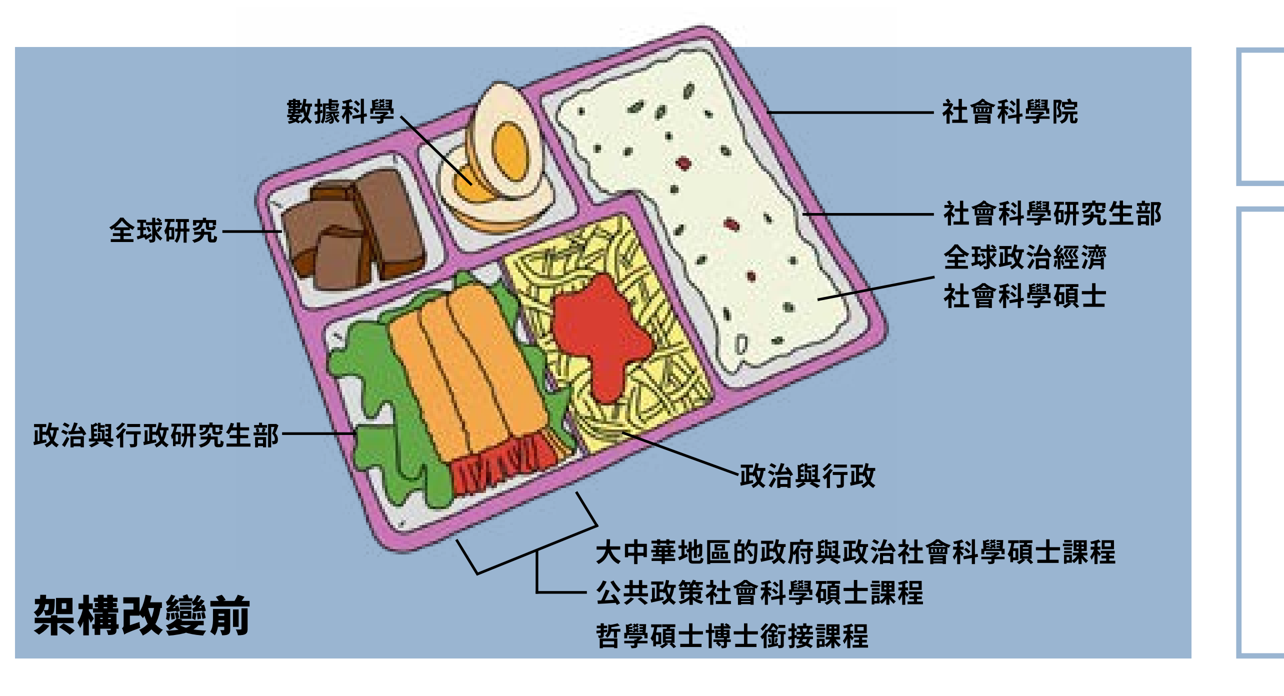


# 學系重組概況

根據專責小組的說法，重組架構是為了精簡與政政學院相關本科及研究院課程的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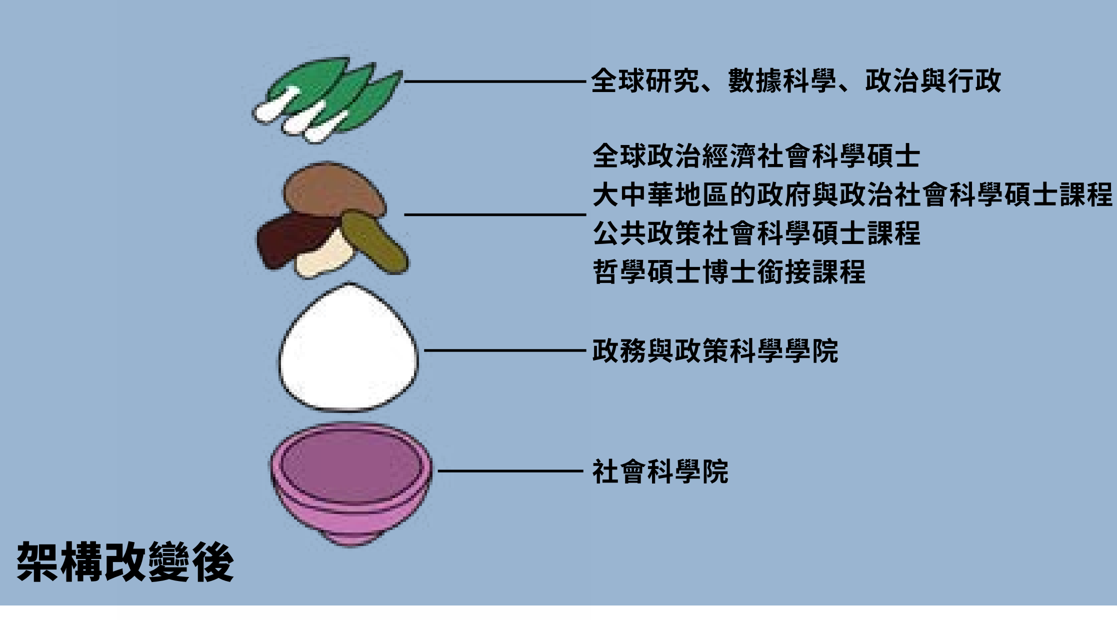
在重組架構前，3 個本科生課程和 4 個研究院課程分別設置於不同學系或社科院。專責小組認為這是「複雜而令人混亂」。

重組後可以「簡化和合理化」架構，三個本科課程由及四個研究院課程分別由政政學院及研究生部管理。




**變與不變的：**

1. 本科課程的 JUPAS 編號及課程名稱不變，學額相互調用。
2. 課程及畢業要求不變
3. 教學及行政人員架構及人數與學生人數比例不變，重組不會影響教職員現時的合約，不會出現不自願離職（involuntary redundancy）
4. 各單位的財政維持獨立
5. 學生組織維持獨立自主運作
6. 實習和交流機會的共享



# 數政全研被重組——數政同學仔係點睇

訪／路痴、姍除線　文／路痴

// 但我從數政的角度來說，我是有些奇怪的，為什麼救政政系，要拉我們一起下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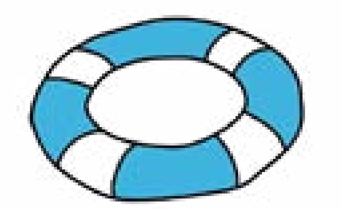
——Cody/ 數政 /Year 4

**一、作為數政的同學，你對重組有什麼看法？**

從官方的角度，他們需要這個重組去解決政政資源不足的問題。但從數政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有些奇怪，為什麼救政政系，要拉我們一起下水？這樣可能給人很自私的感覺，但我很怕被人覺得我們想和政政系割席。我跟政政的朋友的立場很類似：大家其實不是反對，但說不出支持，因為諮詢草率，透明度極低，而且也看不到合併怎樣一加一加一大於三。

**二、在重整課程方面，你有什麼觀察？**

數政的關注點和政政是不同的。數據科學的宗旨一直強調，怎樣用大數據制定政策，所以你會學很多 Machine learning 的東西。但其實課程在這方面的訓練是很弱的，不是真的學到很多編程和數學的原理，如果你要學那些，你就要去讀電腦科學或統計學。數政在兩方面實際開的選修課目很少，而且不是教得特別好。如果是要發展數據科學，我會想數政是不是和工程學系或統計學合併會好一點。不過數政也有政策研究的面向，估計這方面政政系或許可以幫到數政系。但到底如何多開一些新的政策研究的課目，重組後如何找到新的資源，專責小組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三、三科的同學共用實習和交換生機會，你對此有甚麼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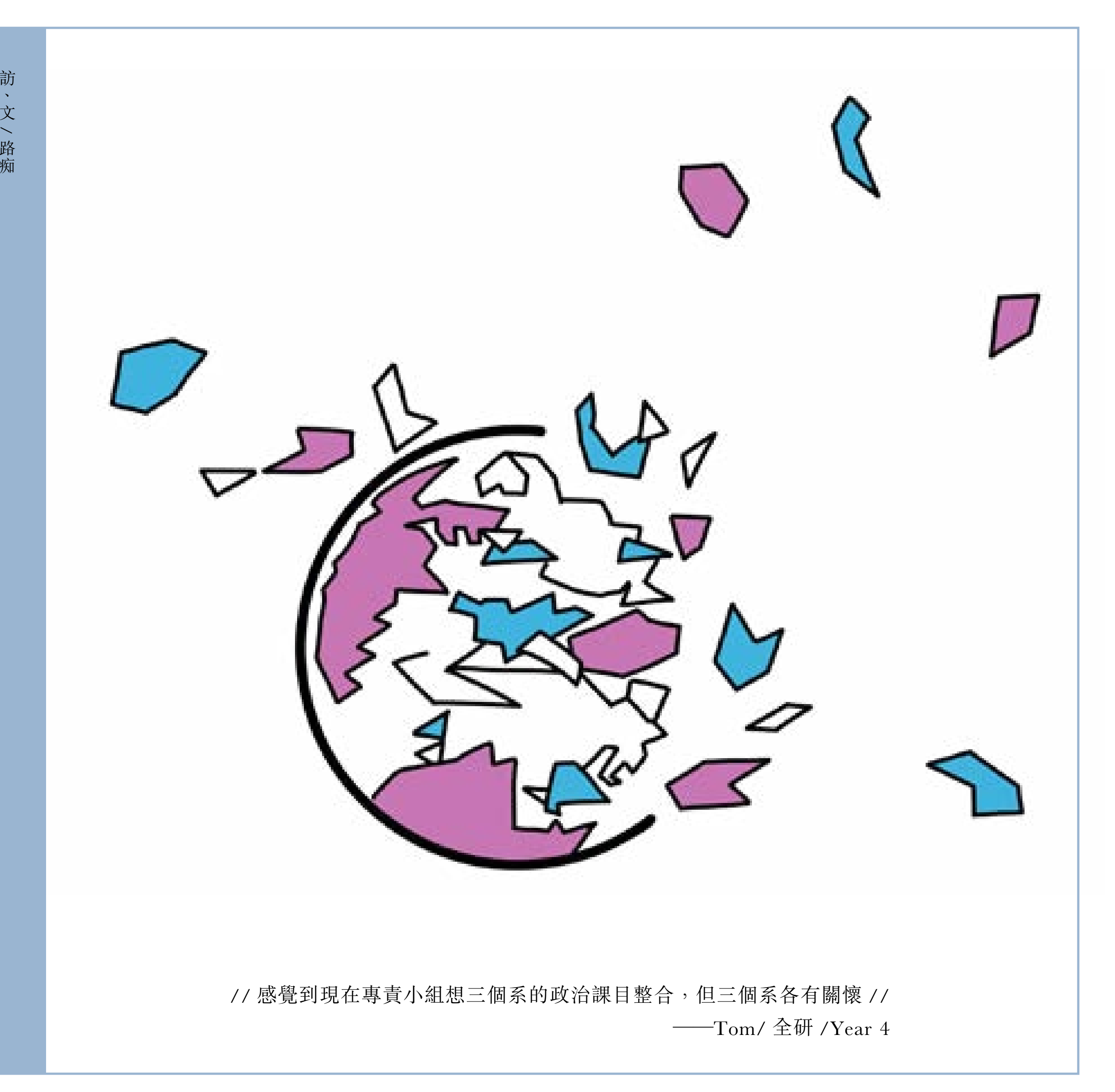
海外交流和實習都是數政的畢業要求，現在的實習名額比系內同學要多。而事實上有部分政策研究實習對同學來說並不吸引，更多同學都希望做與數據科學和商業相關的工作，所以共享這些實習機會，暫時問題都不大。但海外交流名額的問題就大了，因為名額本來就不足夠，而且是看成績分配。有聽說同學沒有 Offer，那海外交流的畢業要求就完成不到，這就很大件事。結果學校要求該同學修讀文化相關的課程，可能是一個外語課，加一個日本文化的課就勉強過關，但這極度反智。現在的重組計劃沒有一個好的機制去確保交流機會，系內同學競爭本來就很大，這個問題很可能在重組後更嚴重。

**四、對於學院的命名，你或是系內同學們有甚麼意見？**

聽聞有同學不想要（學院命名為）Government，或者不想要 Public Administration，或者 Social Science；我覺得不需要 Social Science 也合理，因為本身已經有一個大學的 Social Science；你說不想叫他做 Government，我也理解到；但如果不想它的名字裏面有政治，我就覺得不一定準確。我覺得可能是有這些聲音，但不是我認識到主流的意見，看到報告說有些數政學生不想有政治，我覺得是有一點以偏蓋全。

# 數政全研被重組——全研同學仔係點睇

訪、文／路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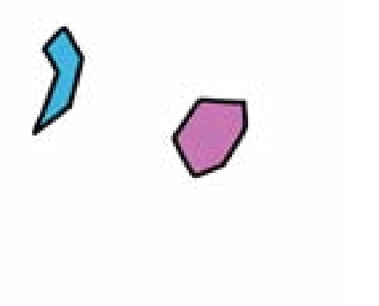
// 感覺到現在專責小組想三個系的政治課目整合，但三個系各有關懷 //
——Tom/ 全研 /Year 4

**一、作為全研的同學，你對重組有咩睇法？**

一兩年前已經聽到計劃，那時的反應不是特別反對。因為報告裡提到全研的問題確實存在，例如是課程重疊，同一個老師教兩個大致一樣的課目，但就要在全研和政政分開教。當時學校和同學接觸的時候，看不到重組會令現有狀況變差，因為當時聲稱JUPAS 編號不變，財政獨立，不會削減現有資源。如果把相似課目合併令更多人可以讀，實習機會共享，對（我們這些）細的課程是有利。（現在看到有很多爭議），我們知道的細節不多，新學院之後的課程走向、資源共享、人手及辦公室安排都未見太多執行計劃。知道專責小組背後有其他的考量，但不清楚新學院期望邁向怎樣的願景，所以難以評價。

**二、在重整課程方面，你有咩想講？**

覺得重組節省出來的資源可以多開課程和聘請老師，例如政政系早兩年以歐洲研究為專業，原本任教全研名下歐盟課程的James 離職，感覺上是一個可惜的損失，如果合併之後可以一起聘請老師，或者我們會有更多資源挽留這些專業人才。但要強調的是，感覺到現在專責小組想三個系的政治課目整合，但三個系卻各有考量：全研不是全球版的政政系，不會涉及太多政治哲學，而是會討論些更實務的東西，所以整合的空間可能比想像中有限。



**三、三科的同學共用實習和交換生機會，你對此有甚麼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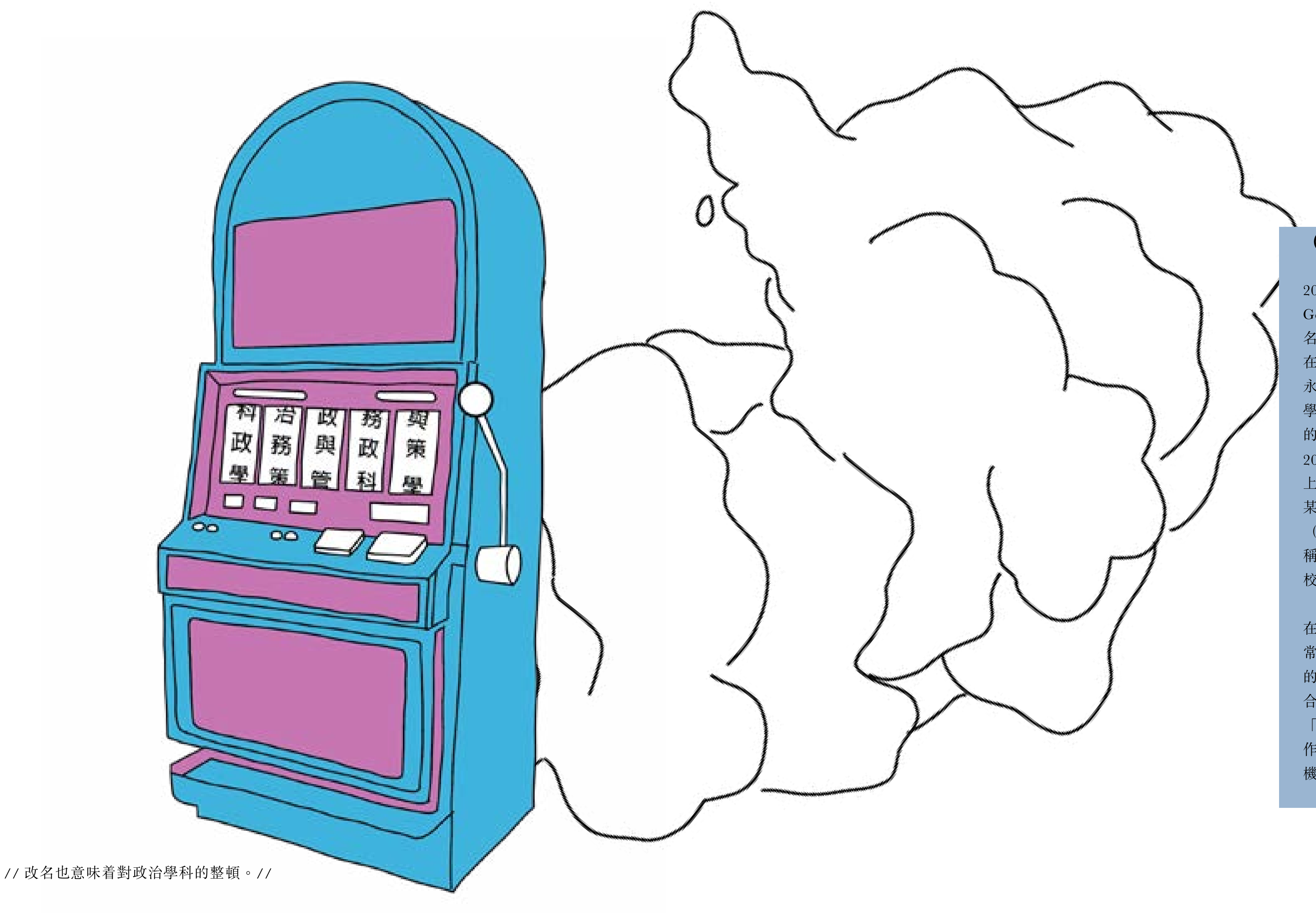
實習和交換生是畢業要求，實習機會的內部競爭的情況不算激烈，但當然好的公司都會有人競爭，同學也會找市面上的實習機會。而交換生的機會自給自足，學系會加簽協議來保障同學有足夠位置去交流。

**四、對於學院的命名，你聽過系內同學們有甚麼意見？**

當時我都有交名，例如「國際事務與政策研究」、「公共政策與國際事務」，參考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有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哈佛甘乃迪政策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及公共事務學院……這些沒有「Politics」作學院命名，沒有「政治好恐怖」的問題，而是用「Affairs」、「事務」這些字。

**五、聽過有數政同學不想要「政治」在學院的命名，全研的同學也會有嗎？**

我會理解數政同學有這樣的想法，也許當初學生選擇數政就是不想跟政政這麼接近。全研不會如數政般有這麼強烈的擔憂，可能數政同學習慣處理政策多於政治，全研都會處理政治議題。我也不明白專責小組花這麼大氣力拿走「政治」，但簡稱依然是「政政」，這不會洗脫與政治的聯想。如果問人「政政」是甚麼意思，很多人其中一個答案都會是「政治」，「好似搞一大堆嘢又回到起步點。」




// 改名也意味着對政治學科的整頓。//

# 政治學科香消玉殞？<br>三合一學院去政治化命名風波

文 / 路痴

## （~~政治~~ / 政務 / 管治）與政策科學學院

2022 年專責小組在《最終報告》提出「School of Governance and Policy Science」作學院的英文命名，中文譯名則為「管治與政策科學學院」[1]。在 2023 年 8 月政治與行政系的年報中，系主任盧永鴻教授透露學院的命名為「政治管理與政策科學學院」[2]，但到了 11 月 23 日的諮詢會，學院的命名去除「政治」二字，向大家宣佈名稱改回 2022 年在《最終報告》的提議。過了諮詢會後呈上教務會的方案中，英文名稱不變，而中文譯名有某種似是而非的讓步——「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School of Governance and Policy Science），簡稱則為「政政學院」[3]。終在 2024 年 2 月 1 日在校董會得到採納。

在學院命名多次更動的兩年以來，政政的同學經常提議保留「政治」作學院命名，以作彰顯學系的核心關懷，但是專責小組屢次予以否定，政政合併關注組曾引述系主任盧永鴻教授的講法，是「政治」給人的印象負面，所以刻意避開「政治」作命名 [4]。政政系學生質疑有「去政治化」的動機，淡化政政系的的政治色彩。

**圖表 1：各大專院校政治系名稱變化**

| | 2022 年 8 月前的名稱 | 現時的名稱 |
|---|---|---|
| 嶺南大學 * | 政治學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 政府與國際事務學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 城市大學 ** | 社會科學學士（公共政策與政治）（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 in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s） | 社會科學學士（公共事務與管理）（Bachelor of Public Affairs and Management） |

* 嶺大政治系更名「政府與國際事務」，星島日報，2022 年 5 月 26 日。

** 城大公共行政併入「公共及國際事務」 稱人手不減，明報，2022 年 5 月 12 日。

這個質疑其實也不是一朝一夕，早在 2022 年，專責小組已經為重組事宜撰寫好《最終報告》，並已經為學院的命名有定調（「管治與政策科學學院」）。數位校友和前政政系助教在《明報》撰文指 [5]，該年各間大專院校陸續將政治相關學系易名，並同樣把「政治」二字從名稱上抹除，在學界吹起一股「去政治化」的風潮，中大政政系亦於當時高調為重組和學院命名對外放風，例如在《香港 01》在 2022 年是如此報道「……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將在重組後不復存在」[6]。儘管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教授否認有去政治化動機 [7]，但政治學科相繼去政治化的易名風潮，成為了三合一重組事件不可或缺的脈絡。

從圖表 1 可見，學院的命名和嶺大易名如出一轍，中文名去除「政治」二字，英文名用「Governance」也如城大易名更替為更講求技術官僚的「Management」，可見中大新學院的命名有同樣的思路。令政政同學不滿的是「Governance」，隱含了「政府管人民」的從屬關係，從「甚麼是好的制度？」轉移重心成「如何管好人民？」，前者是探討公民的共治，而後者探討的是在權力方的上而下的管理方法學。

而另一個質疑是，用「Governance」也代表了學術重心的轉移。Governance（管治效能）屬 Public Affair（公共事務）的學術領域 [8]，那麼 Party Politics（政黨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比較政治）就不重要了嗎？討論價值和應然性問題的政治哲學可以忽略了嗎？政政合併關注組成員 Miles 表示：「當你只是講政策，而不講政治的時候，有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呢？去制定這個政策的人有沒有授權呢，這些很傳統政治學上一直討論的問題，會不會由這個命名開始就避開了？」

## 政治學科不是培養政治人才

心水清的讀者會發現，中大政政（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 Government（政府）並不等同於 Politics（政治），為甚麼不是採用更言簡意賅的「Political Studies」或是「Political Science」，或是如清華北大的「政治學系」？

追溯到港英時代，1970 年創立中大政政系之時，只是挽留本地人才的權宜之計，並非想為香港人普及政治教育和研究 [9]。從馬樹人教授在五十週年系刊引述政政創系元老的講法，政政系沒有「Politics」這個字，正是強調創系是為政府提供公共行政人才，以減低政治敏感 [10]。系刊中訪問創系元老翁松然教授寫道「（政政）學系成立的時候，英國的想法是在殖民地設立大學，不是要培養政治人才，只是培養公共行政人才，為它所用。而不是培養跟它競爭，跟它要權力和政治地位的那種人才」，所以在命名上「英國當局覺得還是『Government』比『Politics』或『Political Science』合適」[11]。一脈相承至今的思維是，香港政府想要的只是「政治中立」的行政人才，而當同學理解在政治學系學習知識、討論政治價值和批判制度時，自然和當權者的理解有落差，如是者，改名也就意味着對政治學科的整頓。

## 結語

學系的命名有心避開「政治」二字，大概也是迎合政治給人的印象是可怖骯髒的，人人避之則吉的心態。但這衍生出的去政治化風潮，難道不是一種荒唐嗎？像是推崇「議會去政治化」、「選舉去政治化」，但當面對「要求運動員唱國歌」，又不見衛道士們來高呼「政治歸政治、運動歸運動」？由是觀之，所謂的「去政治化」不也是政治的手段嗎？

我們可以不從事政治，但不能不關心政治，如果連學人都不願意肯定探討政治的價值，而是將其巧立名目迎合社會的偏見的話，如何說服更多人參與其中呢？

註：

[1]：Restructuring of Four Programmes i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Final Report，Task Force for Interdisciplinary，2023 年 8 月 29 日。

[2]：GPA Annual Newsletter，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2023 年 8 月。

[3]：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the Proposed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Governance and Policy Science i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New School，2024 年 2 月 2 日。

[4]：中大政政系「重組」獲教務會通過 新學院名無「政治」，獨立媒體，2023 年 12 月 9 日。

[5]：方志信、陳啟睿、陳嘉銘、莫哲暐鄧逸軒：對中大社科院設新學院的疑惑，明報，2022 年 6 月 29 日。

[6]：大學政治學系的前世今生，香港 01，2022 年 5 月 3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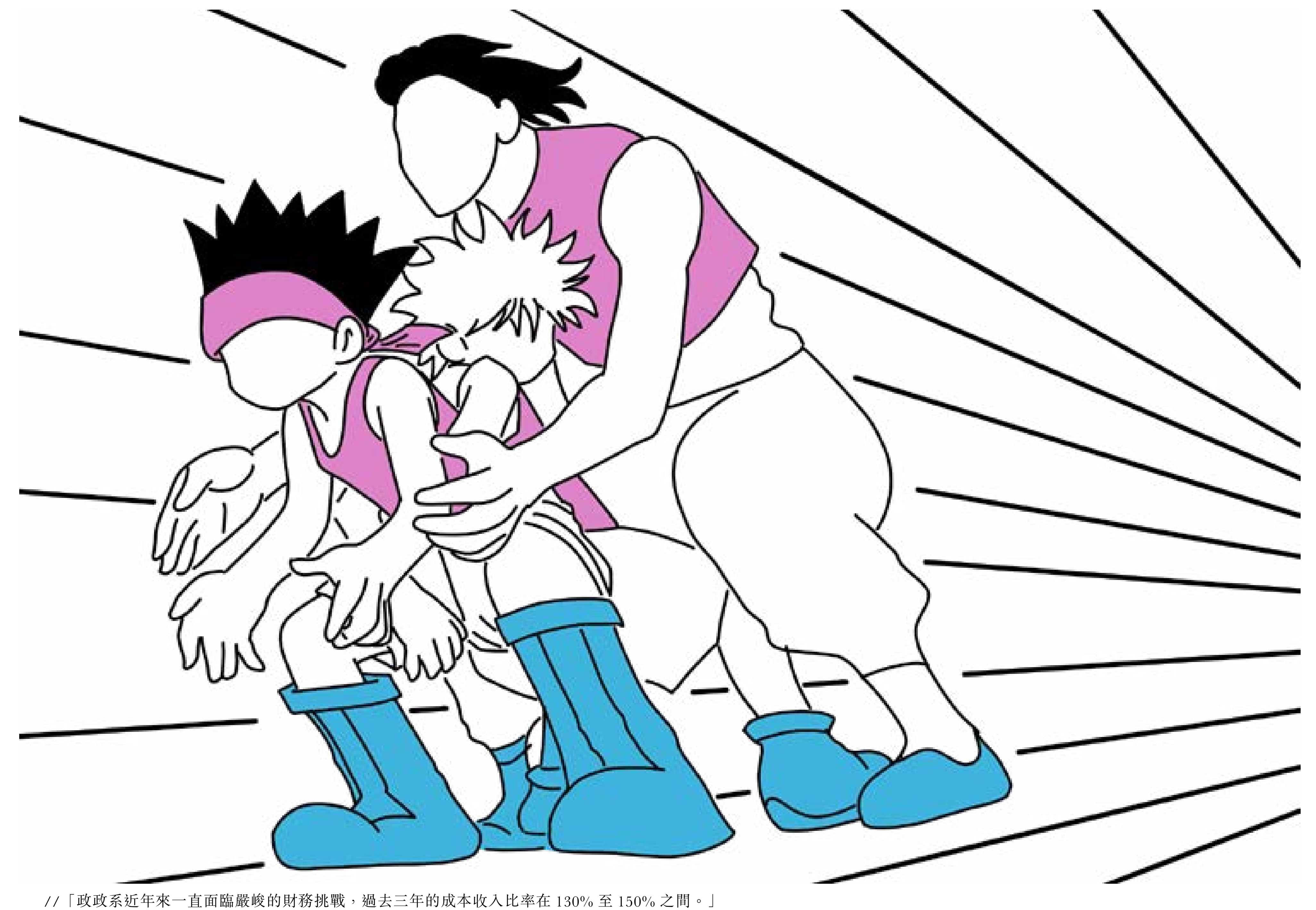
[7]：中大政政系重組方案獲教務會通過 院長稱新名未定否認去政治化，香港 01，2023 年 12 月 7 日。

[8]：Peter T.Y. Cheung, (2005).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Hong Kong.

[9]：同上。

[10]：蔡子強，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五十周年特刊。

[11]：同上。



//「政政系近年來一直面臨嚴峻的財務挑戰，過去三年的成本收入比率在 130% 至 150% 之間。」
——輯錄自《Restructuring of Four Programmes i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Final Report》）//

# 在政治打壓以外：政政系財困與重組計劃的關係

訪 / 路痴、姍除線　文 / 姍除線

「Synergy」應該是去年 11 月諮詢會裡出現得最多的單字，不論是專責小組成員或同學，都連番重複。然而專責小組只是不斷重覆模糊的願景，令不少人不解合併目的及成效。這篇文嘗試探討促成合併計劃的一個原因——政政系的資源短缺，從同學與老師的意見和經驗推論三系合併如何解決問題。

**唔想再蝕……？**

政政系財政狀況不穩健是引發學系重組的其中一個原因，到底情況有多惡劣？

諮詢會後，2023 年度系會代表再次與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見面，發現政政系的持續虧損高達 8 位數字。從專責小組發出的補充文件（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the Proposed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Governance and Policy Science i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中亦能確認，政政系從 2017 年起錄得累計赤字，即使社科學院在 2018 至 2021 年度調撥學院資源，向政政系大部分教學人員支薪合共 967 萬，系方仍虧損 412 萬 [1]。

雖然在諮詢會上，專責小組提到政政系現時收支平衡，但學系的財政問題並非已經解決。轉虧為盈背後，學院繼續代系方為教學人員支薪，實際上系方仍然虧蝕 [2]。然而，調撥學院資源屬趙院長的特別安排，但他即將退休，無法擔保下任院長會否同意動用學院資源協助政政系。

此外，補充文件提及虧損是由於政政系課程選修人數下跌 [3]、研究評審工作結果不理想、以及未能獲取研究資助局的資助。而在 2019 年，中大 RAC（Resource Allocation Committee）為政政系制定「具體目標」，為獲取資助改善運作模式 [4]。而系會引述一份政政系於 2018 至 2019 年度的報告文件，提到系方連年虧損，以及學系的國際排名不斷下跌 [5]，因此系內一致認同需要重組，相信 RAC 的建議是促使新學院計劃開展的原因。

為何重組能夠解決財困問題？政府資助多寡取決於學系就讀人數，就聯招收生學額而言，新學院將容許三個本科課程在完成放榜後的聯招改選分享剩餘學額，變相增加三系的整體收入 [6]。現時政政系、數政、全研每年收生人分別為 37 人、19 人、19 人，合併後若果其課程收生人數在完成聯招後有剩餘學額，則可以將其撥予其餘有需要的課程，從而避免浪費學額，令學院收入更穩定。

同時，重組也可望令系方更靈活運用到研究生課程的收入。系會根據專責小組的資料推測，每一名報讀政政系研究生課程的學生，會為系方帶來 6 位數的收益，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只是現在選擇在中大報讀研究生課程的學生人數大幅下跌，令政政系來自研究生的收入減少。重組後，本科學系與研究院的收入會被統一 [7]，系會指「因為喺同一個 Budget 內，三個 Program 同埋 PG 都可以用到嗰筆較大嘅錢。以院方嘅講法嚟講，就係『資源多咗』」。不過，專責小組對新學院的財政管理並未有詳細解說，而根據小組：「各部門在短期內財政獨立」[8]。即使面對各持分者的質疑 [9]，現時仍未有處理這矛盾的說法。

## 雪上加霜：資源錯配

資源短缺主要因收生不足引起，除了擴大收入，專責小組亦點出一個資源運用的漏洞：三個本科課程有部分科目性質相似，理應可以減省重複課程。有份出席諮詢會的黃詩朗教授（下稱黃教授）曾表示他贊成合併。有見及此，我們訪問黃教授，展示教職員對重組一事的看法。

就相似的課程，黃教授留意到有些連課程名字都幾乎相同，他以 GPAD4225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以及 MGPE5802 Theories of IR 為例，認為任何院校都不會樂見兩個名稱幾乎相同的課程出現，理論上應該將它們合併。

根據《最終報告》，專責小組有就課程合併提出建議，例如有共享選修課（Shared elective course）、共同課程（Common course，如實習（Internship）及研究方法（Methodology））、交替 / 取替（Cross-listed，現時只有 GPAD2355 及 GLSD2301）[10]。不過專責小組未就本科課程與研究院課程資源如何共享提出建議做法。

除了課程設計，黃教授提到其指導畢業論文的經驗。數年前，系方安排他為全研系同學指導論文寫作。五年後，黃教授發現研究興趣錯配的情況偶爾出現，「有好幾個同學可以喺呢條走廊（政政系辦公室所處位置）搵到更適合嘅指導老師，例如社會運動，政治哲學嘅題目……我唔係謙虛，因為真係唔係自己嘅研究範疇，最多只能建議研究嘅方式、點樣搵資料。」

同一情況也在博士課程發生。黃教授曾指導一名博士生，但他的研究專長與那名學生並不吻合，反而是由 MGPE（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的老師指導更加適合。當時那名學生問黃教授能否請那位老師指導他，可惜由於 MGPE 與政政系不屬於同一學系，行政程序不容許更換指導老師，黃對此感到非常無奈。

然而，現時本科與研究院有明確區隔（本科生無法選修研究生的課，反之亦然），重組後資源共享具體是怎樣進行？黃教授以自己於美國讀書時見到的情況舉例，他指高年級本科生與研究生分享資源是十分平常的情況，他在四年級時經常與博士生一起上課，看同樣的閱讀材料。只是黃教授不知道新學院會如何安排，也未知課堂與論文指導老師是怎樣共享。

## 小結

以上提到合併後可能出現的圖像：資源流通令各人更易獲取所需、減少重複的課程、拯救財政崩潰的政政系……看來是一個 Win-win-win situation。

截稿前，新學院籌備委員會透過電郵發放補充文件，並通知同學校董會通過新學院成立的消息。然而那份文件依然以「Synergy」輕輕帶過合併的好處，然後就沒有了。

米已成炊，最後端出的是飯是壽司是飯團是粥還是米粉仍是未知，只能期許新學院真的為各持分者帶來「Synergy」了。

註：

[1]：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n the Proposed Establishment of the School of Governance and Policy Science in the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New School，2024 年 2 月 2 日。

[2]：補充文件提到，2022 至 2023 年度院方提供 718 萬向教職員支薪後，政政系才能達到收支平衡。

[3]：根據中大 QUALITY MANUAL，學系用於教學部分的資源由該學系的主修及選修學生人數、政府資助研究生課程，以及學系成本（Department’s disciplinary unit cost）決定。政政系於 2021 年的本科生收生只有 25 人，比往年平均約 36 人少，因此影響學系收入。

[4]："In 2019,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Committee offered evidence-based suggestions to and set concrete targets for the Department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along all metrics in the funding model."（補充文件原文）。

[5]：據 QS subject rankings (politics) 的數據，政政系在 2018 年的全球排名是 49 名，2019-2021 年位於 50-100 名，自 2022 年起跌出 100 名外。

[6]：中大政政系重組方案獲教務會通過 院長稱新名未定否認去政治化，香港 01，2023 年 12 月 7 日。

[7]：各部門統一詳情請參考 P.34-35〈重組概況〉的新舊架構圖對比。

[8]："Budgeting for each unit will remain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in the short term, while financial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will be closely monitored."（補充文件原文）。

[9]：質疑的聲音很多，例如有政政合併關注組（「教務會前 2 日仲未解答」2023 年 12 月 4 日的貼文）、2023 年 11 月公聽會上發問的同學。

[10]：同 [1]。

訪、文 / 中大狙擊手

# 校董會終局之戰——段吳事件整合

2023 年 12 月 13 日，中大校董會宣佈即時解僱副校長（行政）及大學秘書長吳樹培（下簡稱吳），此事連筆者平時不太關心新聞的母親大人也衝進房間通知我：「阿仔，你學校個副校畀人炒咗呀！」。而事件相隔不足一個月後，段崇智（下簡稱段）亦請辭，將於 2025 年 1 月卸任。母親大人亦再次衝進房間通知我，可見兩事在公眾的傳播網絡中有一定份量。

### 段崇智我就識啫，吳樹培係乜水？（係咪吳基培？）

相信各位對吳並不了解，筆者亦因為他被解僱才深入調查，以下將簡述他過往在中大的一些事跡，並透過訪問學生代表，嘗試了解他的為人。

吳於 2007 年加入中大，隨後便發生《中大學生報》情色版風波，時任署理教務長的吳向《中大學生報》全體編輯委員發出十二封「嚴重警告信」，指出內容不雅和粗鄙，要求停止出版和分發 [1]。2008 年，中大提出改組教務會，削減大量教職員和學生代表，升任大學教務長的吳憑《宋達能報告書》[2]，在立法會向學生和公眾解釋改組理由，並堅稱方案是教務會內的共識 [3]。吳於 2011 年出任大學秘書長，並於 2017 出任副校長（行政）。2020 年有學生反對中大部分清潔職位外判，作為外判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吳指出，委員會的職責是監察，並非審批外判事務 [4]。2021 年 1 月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梁美芬指出中大管理層不理會亦不回應部份學生將中大稱為「暴大」，吳則回覆對學生污名化中大感到痛心和憤怒 [5]。

前學生代表雲仔稱吳在處理學生事務方面尚算君子，他曾因保安的不合理對待而寫信投訴，雖然最終沒有解決問題，但吳亦給予尚算合理的交代，形容吳是一個會跟「遊戲規則」的人，「佢識跟遊戲規則同你玩，但你玩唔過佢。」而 2019 年後，他形容大學與學生代表的關係僵化了很多，而吳仍然守規矩，「以前傾嘢唔會搵吳樹培傾，但係之後佢係少數幾個可以傾嘅人嚟。」

值得一提是，雖然吳樹培和另外一位前副校吳基培的名字相似，但他們在學生聲望上卻有差距，後者曾為因社會運動定罪的學生撰寫求情信 [6]。

### 咁點解要炒吳樹培？

自 2019 年起中大陷入管治風波，段被建制派重點追擊，而 2022 年尾校徽事件後，身兼立法會議員和中大校董的張宇人決定重鎚出擊，提出私人草案改革校董會，自此中大便陷入校董會改組風波。2023 年 7 月，校友網上聯署反對私人草案，吳亦以校友身份聯署。校董會主席查逸超指中大以即時賠錢的方式解僱吳，雖沒有詳盡解釋理由，卻又提到吳曾參與聯署，有違大學高層政治中立原則和繞過主席發出議程等行為 [7]。

即時解僱引起爭議，前校董會主席梁乃鵬指出吳與歷屆校董會主席關係良好，對即時解僱感到震驚，不認為吳會繞過主席架空職能 [8]。法律研究員黃啟暘質疑中大以行為理由解僱必須按照法律，給予答辯機會 [9]，而吳的聲明中指出沒有機會答辯 [10]，涉繞過規程解僱，並不合法 [11]。

校董會及後再發聲明指解僱並非按紀律程序處理，而是按一般僱傭條款解約，但又聲稱已考慮吳的書面抗辯。矛盾的是，若以一般僱傭條款解約，本應無需考慮抗辯，但校董會卻以已考慮書面抗辯為由將其解僱，說法並不合理，黃啟暘亦稱「中大唔係好知自己個基礎係乜」[12]。

作為改組校董會理據之一的《宋達能報告書》是由吳於教資會工作時撰寫的。諷刺的是，吳最終亦因此報告，先被暫停校董會秘書職務，後被斬下副校長的位置。



■ 左：吳基培 ■ 中：段崇智 ■ 右：吳樹培

### 咁段崇智做咩辭職？

段雖並沒有詳述辭職原因，但經歷 2019 年的社會運動後，一直受到各方壓力，先被四個警隊協會和建制派批評；後被梁振英在 Facebook 追擊，質疑段是「暴動嘅包庇者同幫兇」[14]。任內期間其妻捲入涉貪風波 [15]；中大成為唯一一間被審計署調查的大學，指控食堂無牌經營和沒有加入國安條款 [16]。而他在請辭公告中則表示落實新的大學管治架構後，需要一位新的校長 [17]，他先後亦三次缺席立法會審議改組校董會草案環節，似乎段崇智在稍早之前已為離開中大鋪路，而吳樹培被解僱就是壓倒段的最後一根稻草。

### 結語

不難看出，吳和段都是政治風暴下的犧牲品，而漫長的校董會改組風波亦在段的辭職下告一段落。可以確定的是，無論下一任校長是誰，都會染上改組後的政治色彩，立場更偏向有權力的立法會議員，校友和員生在校政的聲音最終只會日益減少。

註：

[1]：就吳樹培先生獲委任為副校長（行政）一事致香港中文大學之公開信，崇基學生會，2017 年 2 月 7 日。
[2]：一份建議大學檢討管治是否符合效率的報告書。
[3]：立會小組會議 揭校方高層真面目 廖柏偉、吳樹培：以謊言打動您，中大學生報，2012 年 2 月號。
[4]：中大反外判：委員會無審批權 外判合約來年繼續，獨立媒體，2020 年 4 月 30 日。
[5]：立法會 CB(4)1940/20-21 號文件。
[6]：中大衝突「處事不當」 梁曾倡段換走副校吳基培，明報，2024 年 1 月 15 日。
[7]：港中大副校長吳樹培遭解僱，曾聯署反對中大校董會改組，端傳媒，2023 年 12 月 13 日。
[8]：不信吳樹培會架空校董會主席 對「即炒」感震驚，明報，2024 年 1 月 15 日。
[9]：中大校董會稱解僱吳樹培無須按《規程》 獨立法律研究員：涉繞過程序、合約條款不能凌駕法例，獨立媒體，2023 年 12 月 18 日。
[10]：吳樹培發聲明 對被解僱感愕然、悲憤未獲申辯機會，獨立媒體，2023 年 12 月 13 日。
[11]：同 [9]。
[12]：同 [10]。
[13]：校長的話，走進中大，第三十五期。
[14]：回顧任內中大風波 「段狗」變「段爸」 畢業禮消音 段妻校方連環受查，Yahoo 新聞，2024 年 1 月 12 日。
[15]：同 [14]。
[16]：[14]。
[17]：香港中文大學公告 校長段崇智教授請辭，中大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文 / 中大狙擊手

# 不能說的秘密——民女規劃事件整合

崇基學院 2023 年尾，拆除位於大學站 A 出口對開，屹立 57 年的崇基教職員宿舍 E 座和 F 座，並將在原址興建兩棟大樓，簡稱「E 計劃」。新大樓分別名為高座和低座：高座為約 300 個宿位的學生宿舍；低座則為三合一的教職員宿舍、校友活動中心和約 3,500 呎的數碼文化多元創意中心 [1]（聽完都唔知乜嚟的東東）。在旁的大學廣場（即民主女神像未搬離前的位置，下稱民女），將會重新規劃成兩層結構，上層為綠化空間，連接「E 計劃」大樓的入口；底層將會興建校巴總站（將 1A/B、2、3、4 號路線停泊位置集中於總站），並會在旁興建一棟約二十多層的「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

**爭議位喺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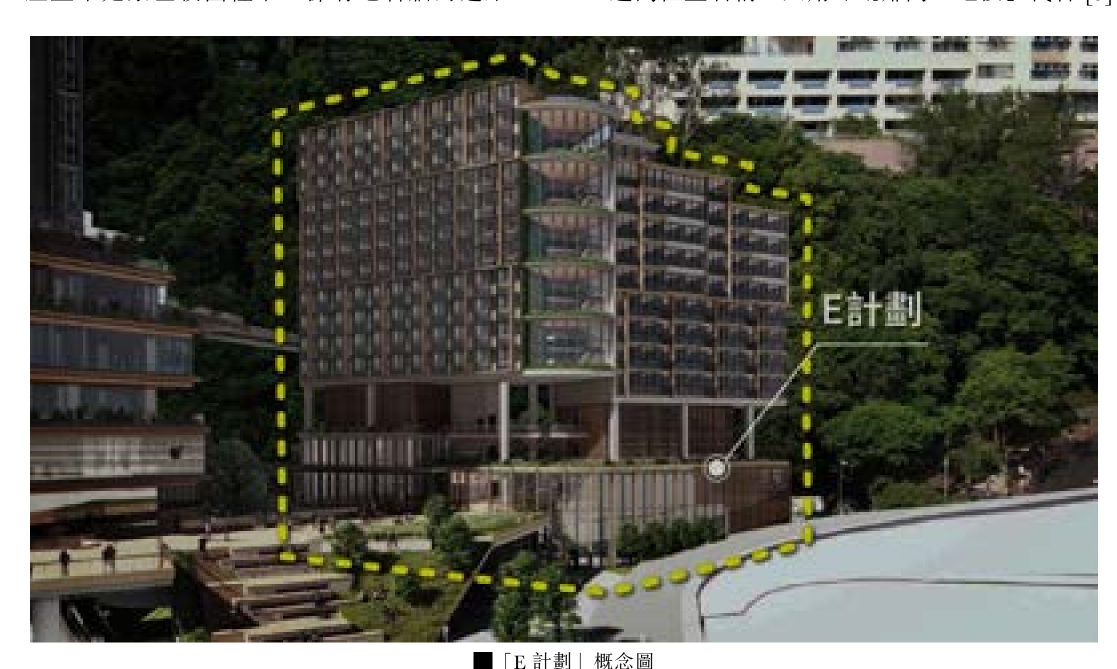
崇基教職員宿舍 E 座和 F 座為崇基校園首批建築，特色是以就地取材的毛石堆砌的特色牆面，與自然景色融為一體，不少崇基內建築亦為風格。而古諮會（為古物或古蹟評級的法定組織）2023 年 3 月宣佈通過 E 座和 F 座的評級為「不予評級」，即不視作為法定古蹟，然而本土研究社質疑決定未能反映其歷史價值，引起公眾關注。

本土研究社研究員鄭捷龍認為事有蹊蹺。中大有不少更有歷史的建築物，古諮會偏偏選擇此兩棟評級，而古諮會一般甚少為戰後建築進行評級，質疑校方有意借古諮會的結論，避開拆除古蹟的指控，中大則回覆稱並無要求古諮會討論 [2]。

另一質疑是分拆評級，同學多少也有發現 E 座和 F 座並不是崇基校園裡唯一擁有毛石牆的建築，所以有古諮會委員質疑為何是逐棟評級，而非考慮整體組合價值；鄭捷龍亦發現古蹟辦並沒有提供早前拆卸崇基教職員宿舍 D 座和 G 座（現為龔約翰學生中心位置）的資料供委員參考，最終只能在有限的資訊下為兩座建築評級 [3]。

面對爭議，崇基院方指出 E 座早已出現天台漏水和外牆滲水的情況，維修費極為昂貴，在開展計劃之前亦全盤考慮了 E 座的歷史價值。但面對造價總共為 5.5 億的「E 計劃」，當中 1.8 億需要靠校友和社會人士捐贈，上述說辭明顯有值得質疑的地方。且根據崇基學生會記錄 [4]，學院從未就「E 計劃」作任何公開諮詢，卻貿然邀請校友和學生參加步行籌款，有失透明度。

民女方面同樣受到質疑。筆者翻查記錄，規劃內容只簡短地出現在「E 計劃」的文件中，亦有意避開位置名稱，只用「毗鄰同一地段」代替 [5]，較為詳細的內容和概念圖則隱藏在一個極不常用的中大校園發展處網站裡 [6]，而崇基學生會主動向同學收集意見後才將事件帶入公眾視野 [7]。




■「E 計劃」概念圖

**現況及回望**

如今 E 座已被拆除，據崇基學生會稍早前的查詢和報告，院方表示新建築將會保留毛石牆，外觀和設計大致上確定，但會視可行性決定是否採用原有毛石牆，計劃於 2024 年 7 月動工；民女方面，校方已打消興建校巴總站的念頭 [8]，原因未明，亦不清楚底層結構會如何處置。唯獨可以確定，二十多層的「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已在設計階段 [9]。

回看中大在 2010 年推出的校園發展計劃，透露會在大學站旁興建綜合教學大樓 [10]，但無論是鄭裕彤樓，或是 YIA，兩棟都是靠近大學站出口的教學大樓。如今在民女再新建一棟高密度教學大樓，問題重重：先不論民女本來已經是中大主要出入口，亦是供學生組織 Dem beat 的地方，人潮洶湧；一棟二十多層的大樓在空曠地方拔地而起破壞了校園景觀，與計劃提出「減少新建築物、著重園景設計」的願景背道而馳；增加宿舍和教學樓所帶來的人流亦為餐廳帶來更大壓力，在未知新大樓的配套下，崇基內的餐廳能否應付繁忙時間的人流？

從校方和院方的態度來看，他們在規劃過程中始終不願釋出善意，讓同學了解計劃。筆者並非反對任何重建，或是建造新的校園設施。興建鄰近大學站的教學樓和宿舍固然方便員生，但無論是教學樓或宿舍，學生和教職員都是主要的使用者，在沒有舉行任何公開諮詢下，校方有否考慮過這些問題？說白了，學校是學生和老師共建出來的社區，並不是「有學校才有學生」的概念，在一所聲稱「以學生為本」的大學 [11]，卻沒有讓主要使用者參與規劃，試問又如何能凝聚學生對書院和學校的歸屬感？

註：

[1]：崇基學院拓展及校友發展處，E 計劃

[2] 中大擬拆教職員宿舍重建 古諮會不予評級 本研社：兩者不謀而合，獨立媒體，2023 年 3 月 18 日。

[3]：同 [2]。

[4]：E 計劃，崇基學生會 Instagram，2023 年 4 月 30 日。

[5]：同 [1]。

[6]：Inno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Building at Station Road，CUHK Campus Deveopment Office。

[7]：Report of The Prospect of University Piazza Survey，CCSU，23 January 2024。

[8]：同 [7]。

[9]：同 [6]。

[10]：CUHK Campus Master Plan Report，January 2010。

[11]：中大簡介，香港中文大學主頁。



■「創新與可持續發展大樓」概念圖



編輯/作者：朱子熙、蔡美琦、戴煒民、符栽術、何靜姍、劉婉琳、梁錦榮、梁廣儀、潘文傑、黃詩懿、Joey
設計：蔡美琦、符栽術、何靜姍、劉婉琳、梁錦榮、潘文傑、黃詩懿
鳴謝：阿樂、稼軒、大文、皮皮、山、Andy、Cody、Tom、Miles、政政系會、數政學會、黃詩朗教授、雲仔、崇基學生會
印量：2500本

二零二四年三月號
地址：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307室（已拆）
電郵：cuhkstudentpress54@gmail.com